

旋律

石默

尹洁站在五屉柜前，握着长颈的“柠檬牌”花露水，感到手心汗津津的。她真想回过头笑笑，来结束这场刚开始的争吵。~~这种争吵太无聊了~~，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肉烧糊了，~~这~~有什么？可以再燃，用微火，多放些调料，把资料室的外国画报放在一边~~画报~~。她应该笑，转过头来，用她那种特有的微笑，过去不少次磨擦都这样避开了。关键是选中时机。现在的机会就~~不错~~，争吵还没有~~闹出~~^{闹出}冷嘲热讽~~的~~，笑：既没有屈辱感也没有胜利者的宽容。尹洁用力地拧着瓶盖，丝扣越拧越紧。天哪，这种恶性循环什么时候有~~个~~定：“柠檬牌”花露水是用高级香料精制而成。她应该笑，应该转过头去~~笑~~，~~隔着肩头~~望一眼，再露出微笑……

“我可受够了！”结果这句话脱口而出。

“够了？”他故意拉长音调。“日子长着呢——”

花露水瓶盖摔碎了，飘出一股幽香。“你什
么意思？”

“我是说，得有点儿长远观点。”

“那如，咱们离婚吧。”

“又是老话题。你明天上午跟行政科打声
招呼，卷起铺盖，请吧。”

尹洁陡地转过身。“我去哪儿？你让我去哪
儿？”

他靠在床上，双臂交叠在胸前，眼镜片内
^透发亮。“我可管不着。”

“你明知道，为了你我跟家里闹翻……”

“为了你自己。”

花露水瓶在地上摔得粉碎。“你，你不要瞪！”

“这个不暖，右边有暖壶。”他说。

尹洁气得浑身哆嗦，抄起暖壶摔出去。哗
的一声，开水和碎片四溅。接着，茶杯、托盘、

花瓶……凡是手边能够到的东西统统飞了出去。

谁也不要，什么也不要！让你满不在乎，让你

气人！叫我搬走，我偏不搬，没那“便宜”！哼，

每回都卡在这儿，~~跟他那付得意一样子，准是~~

站住，扑进你的怀里。尹洁平静下来，踏着吱
 吱作响的玻璃碴，走到门旁的脸盆架前，擦了
 把脸。什么也不想，不想，想也没有用。只求
 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，做个好梦，暂时忘掉眼
 前的一切。

她感到有点冷。冰凉的被里一触到身上，
 就会引起一阵轻微颤栗。她想起了菜市场白
 色瓷砖池子里的冻鸡，不禁一笑。这两年，她
 常：这样笑，对着自己笑，对着内心深处笑，
 也许只有这种笑才是真实的。她伸出胳膊，把
 床头柜上的半导体音量调小。电台正在播送
 一支肖邦的钢琴曲，轻快的旋律和绿色台灯
 灯光一起洒在枕边。她似乎轻松^{一些}，烦躁、
 痛苦和一天的疲劳被挡在灯罩之外，消散在黑
 洞般的空间里。什么也不去想，管他呢，让他
 在外面是伤心，最好冻死在街上。小时候有一
 度她恨透了钢琴。每天早晨坐在琴凳上，眼睛
 顺着五线谱上的黑色格线滑动，背后是外婆严厉
 的目光和更加严厉咳嗽声，墙上老式挂钟一
 钟摆像节拍器似地在头顶上摇啊摇……有时候

~~谁定下~~ 谁定下“这争混帐规矩：凡本厂双
职工谁先提出离婚谁搬出去。那些行政科的混
蛋们，尤其是那个小眯缝眼的缺德科长，你的
手头有“是房子。刷，一张住房证；刷，一套
家具清单。呸……

大志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。

尹洁停住手，用双手掩住脸，失声哭起来。
泪珠顺着指缝，滚到腕子上，痒酥酥的。她居
然扮演这么一个恶妇的角色，说不定再过两年，
她会站在门外破口骂街呢。她想起了家，想起
了自己那间舒适而干净的卧室，想起了东尔尼
的练习曲、日本电钟、玻璃板底下的一张照片，还
有小绒毛狗的一玻璃眼珠。以前她常：鼻子贴着
鼻子，望着那对眼珠，讲一些悄悄话。因为绒
毛狗是不会泄露秘密的。“你要和他结婚，就永
~~远别回家~~妈：，你^够狠心^的，你是不是有点
医生^的职业病。可那天在轻工展览会^上你还是
无法掩饰自己~~内心的状态~~，嘴角抽动了一下。
而我却大步地擦身走过去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
渴望着你的一呼嗅，哪怕轻轻地咳一声，我就会

她是在暗自惊奇这些美妙的旋律是怎^{产生}么~~的~~的。
 听：吧，多神秘呵，仿佛它们是和生平行的，
 永远不可能交融在一起。在生活中，只有那些
 破碎的音调存在着，它们又带着一种冷酷的预
 示。结婚前一天，她和妈：吵完架，气冲：地
 回到自己屋里，打开琴盖，随手拨弄着琴键。
 爸：跟进来，把一只手搭在她的肩上。她咚地
 弹出一组不合谐音，甩开爸：的手，转身走出
 去，从此再也没回家。这组不合谐音至今萦
 回在耳边。现在想起来，简直是一种预兆：既
 有和父母决裂所引起的内疚，也有随之而来不
 知该转嫁给谁的怨恨；既有旅行结婚时茫：的
 南国之夜带来一空虚，又有初次见面融合后的
 那种隐痛和不安……

“妈，你瞧小三，挤得我喘不上气了。”

“我瞧你又要我抽，快给我睡！明儿一早
 我他妈的就得给你的奔命去！”

这是从对门司机家传来的声音。

房子，尹浩叹了口气。这个过去根本~~不是~~^想
 不到^想的问题，如今却像桎梏一样锁住了她，而

且几乎成了她和大志之间唯一的联系；当然还有一点：共同生活的习惯。最初的热情像潮水般退去后，她就像块干涸的礁石，冷漠而孤单。已经十一点了，电台在播送简明新闻。奇怪的是，即使天塌地陷，播音员的声音是从不会变的。她啪地关上半导体，含糊不清地骂了一句，翻了个身。为什么要结婚呢？可人们都这样，都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。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是付出代价的时候了，为了最初的狂热，为了凡人之见，为了固执。是不是所有的女人婚后都向自己提过这种问题呢？但愿不是这样。

楼道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，随后有人叫：敲门。尹洁腾地坐起来，拉开灯，匆：她穿上衣服。一阵叮当的钥匙响，门后的镜子闪了一下，门开了。大志倚在一个陌生人的肩上，头垂在胸前，一绺头发耷拉着。

“用不着扶，我还没断气。”大志试图推开那个人，结果腿一弯，歪倒在地上，眼镜摔了出来。

“他，他怎么啦？”尹洁问，向前迈了一步。

“多喝点水，来，帮帮忙，把他抬到床上。”来人说。

“我没醉……”大志向空中伸出一只手，似乎想抓住点什么，又无力地垂放下来。

尹洁迟疑了一下，走过去，和那个人费了如大气的力才把他抬到床上。他朝地上干呕了一阵，什么也没吐出来。

尹洁捡起地上的眼镜。真让人恶心，呕吐、酒气，这个家，还有那个陌生人。哼，他平时就是透过这样的玻璃片看待世界和你么，所有么感情都被这种无机物隔开了……

“吐出来就好了，”来人说。掏出打火机，点上支烟。“我们刚认识。他喝得太猛了……你们刚吵完架？”她在地上扫了一眼，目光停在尹洁身上。

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件尼龙衫，慌忙用双臂抱在胸前，点了点头。

“日子都不顺心哪，我离婚快三年了。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话一出，尹洁才觉得实在

“婚姻就像嚼盐，每个人都得朝里咣咣沫。”

第 页共 页

多手。

“孩子判给他妈了，我一个人，倒也图个自在。”他吹灭烟蒂上的白灰。“我该走了，好？照顾他吧。”

“谢，你。”

“用不着客气。”他走到昏暗、堆满杂物和炉子的走廊里，又补上一句。“要说你们也是读书人，怎么也过‘大肝火’？”

尹洁苦笑了一下，没有回答。

“别送了。好在明儿酒一醒，他会走得干干净净。”

尹洁望着那张无法判断年龄的、有点浮肿的面孔，点点头。可是我不会忘记，什么也不会忘记，明天和今天一样，早晨和晚上一样，不会有什么改变。

她回到屋里，靠在门上。大吉继续干呕着，结果只吐出一点黄水。

“给我。水喝。”他勉强抬起头，声音含糊地说。

“暖壶碎了。”她回答。

“我渴！”他嘶哑地喊。

尹洁没吭声，冷：她站在那里。她内心充满了厌恶，既厌恶他，也厌恶自己。

“我渴，洁。”他的声音变得微弱了。

尹洁默：她转身出去，点燃过道里的煤气炉，烧上壶水，回到屋里。她把一块毛巾在脸盆里浸了浸，拧干递给他。他颤抖着接过毛巾，想去擦额头，结果手一松，毛巾滑落枕边。忽然，他双手疼痛地捂住头部，低声呻吟起来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尹洁不禁问。

“头疼。”

“要不要吃片止疼药？”

他只剩下摆手的份儿了。冷：汗水顺着额角滴下；脸色煞白，使得眼镜留在鼻梁上的一道痕更显眼了。

尹洁坐在床边，用湿毛巾擦去他额角上的汗水。记得结婚那天晚上丈夫也喝成这样，她一夜没有睡，紧：抱住他的头，竭力想分担他的痛苦。此时此刻，由于怜悯，由于给予，由于被唤起的爱的回忆，她感到一点甜蜜与满足。

又是一阵刺痛，大口喘着粗气，身子扭动着，床板轧轧作响。尹洁俯下身去，抱住他一头，紧压在他自己胸前。一切都在变，除了播音员的声音；这声音就像一把白金尺，告诉你和往事之间的距离。难道一切都不能挽回了么？她感到自己心在叫：心跳，然而是那么沉稳有力，再没有新婚时那种急促和慌乱了。记得当时每次亲热之后，她都久久不能入睡，把耳朵贴在枕头上，谛听着自己心跳……

水开了。她冲了杯麦乳精，把他的枕头垫高，一勺一勺地喂他。他安静下来，像个生病的大孩子似地慢慢吞吃着。不久，他睡着了。

尹洁坐在床边的椅子上，双手托着腮，呆呆地望着他。大概由于没戴眼镜的缘故，他的脸显得柔和了，不再那么生硬和咄咄逼人。嘴角的纹路也舒展开来，似乎是长久的微笑留下的痕迹。这两年，很少听到他一笑声。由于耿直，他几乎跟厂里所有的领导都吵遍了，回到家里又怎能笑得起来呢？也许有个孩子会如此。她感到胸有点胀，仿佛充满了白色的汁液。

是心，她在等待着心，而不是希望；因为希望总难免有虚幻的成分，等待则是实实在在的，只需要付出耐心和时间。还有一点不同是，等待没有任何目的性，它只是冥冥之中的一种趋向。在朦胧的睡意中，她仿佛又变成了一个小姑娘，躬在沙发右面在一个旧八音盒的发条，拧呀拧呀，好像没完没了，她想听到一个简单而又美妙的旋律。

早上，尹洁被楼道里传来的声音吵醒了。她能分辨出各种声音：婴儿初醒时的啼哭，拖鞋在地面上蹭来蹭去，照例的寒暄，漱口杯的咣咣响和水龙头哗啦啦的放水声。床轻晃是动了一下，显然大志已经醒了。

“头还疼吗？”尹洁问。

他嗯了一声，翻了个身。尹洁盯着天花板，想得干干净净？哼，谁也不会忘记。她等待的只是一个梦，一个没有开端和结局的梦，一个由所有日子组成的梦。

“我的眼镜？”他问。

尹洁翻转身，背朝着他。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柜子上。”尹洁没如气地答道。

他开始穿衣服，裤带的金属扣环发出响声。

然后他用皮鞋踢开一块碎玻璃，吱吱地动着。

尹洁盼着他快点离开，她不愿意当着他的面穿衣服，不愿意让他看见自己半裸的样子。他如

像故意磨蹭着，一会儿刮脸，一会儿把杯子弄

得叮叮响。终于，他的脚步停在门口，似乎犹

豫什么。尹洁心里一动：也许他回心转意了，

只是说不出口。她等待着。

“晚上我不回来吃饭。”他说，门砰地关上。

尹洁真想跳起来，追上去。你饿死才好呢。

最好永远别回来，闲逛去吧，和那些酒鬼们痛饮去吧！

街上人渐渐多了起来。无轨电车鸣，她响

着；车上的扩音器吱吱地叫着，传来售票

员报站的声音。尹洁在流动售货车上买了一个

面包，边走边啃着。她在路上又碰见了那对老

夫妇俩。他们几乎和钟表一样准确。老头是附

近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，他每天早上都亲自把老伴送到车站，傍晚时分再去接。尹洁已经和他们认识了，平时总是点头，可今天她以内心^心里刺死烦，甚至憎恶。瞧：他们那付旁若无人的样子，那“亲昵”，像一对初恋的情侣，互相搀扶着，偶尔相对无言地笑笑。走在这沉闷而寒冷^的街上，仿佛在暗子人们普遍的不幸，在炫耀自己残存^的幸福。哼，这对旧时代的话标本，就像播音员^的声音一样，又是个讨厌^的常数。尹洁假装没看见，把头扭过去。

“进屋不要马上脱大衣，小心着凉。”

“中午你再把小锅里^的牛肉熬一熬，还不太烂。”

他们互相叮嘱着。

电车来了，人们蜂拥而上，尹洁被裹挟着带上车去。车门好不容易关上了，老两口还站在站牌底下。电车起动^的一瞬间，尹洁瞥见老头正帮老伴围^的如头巾，他那灰白^的头发在寒风中飘动。

下午厂里组织看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。看了不到一半，尹洁就悄：地溜出来。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，几个十五、六岁的男孩子聚在一起聊天。她从旁边经过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扭过头问：“喂，甜蜜吗？”

“比黄连还甜，”另一个说。

他们哄笑起来。

尹洁走到大街上，不知道该去哪儿。她不愿意马上回到那个支离破碎的家里。可女友呢，婚后差不多都疏远了。再说她们都有自己一家，都有自己痛苦的花样；再说她也不愿意倾诉，不愿意别人用同情的一目光来接纳自己一不幸。她感到孤独。哎，孤独，这~~词~~^已不再是女孩子

信笺和日记上时髦的一用语了，它开始展现了自己一全部含义。她还年轻，往后一时光怎么打发呢：记得小时候吃“米老鼠”奶糖，每回她总是先剥下那层薄薄的一米纸，放在舌头尖上，让它像雪花般融化，那时她是甜蜜的，比吃糖还甜蜜，因为有一种甜蜜一预感萦绕着她……她累了，头也隐隐作疼，真想找个地方坐一坐。

喘。气。

她拐进一家饭馆。里面已经沒有空座位了。靠角落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带小女孩的男人，他旁边的一椅子上堆放着大衣。她走过去。

“您是不是能把大衣换个地方？”尹洁问。

“你让我放哪儿？”他瓮声瓮气地说，连头也没抬。

尹洁楞住了，呆在她坐在那里。是她，韦海林。她过去时常在想，在她一生中某个时刻定会遇见他，只是没料到这一时刻来得这么早。她想离开，趁他没注意，快点离开。可她腿有点软。她望着眼角一皱纹和腮边跳动的肌肉，望着被他那稀疏的头发半遮住的小女孩稚嫩的小脸，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死亡，在她心中死亡。又是一个梦，而且结束得这么快。

其实她根本无权失望，因为她并不知道自己希望是什么。~~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~~

“你？”他抬起头，惊奇地站起来。

“还认识我？”

他尴尬地笑了笑，手背在鼻梁上擦了一下。

这是他的一习惯动作。

“这是你的一女儿？”

海林点一点头。“嘉，快叫阿姨。”

小女孩从他的一胳膊时底下探出头来，嘴角上挂着一滴油花。“阿一姨一，我叫韦嘉，差一十四岁。”

“真乖，”尹洁说。

海林慌忙把凳上的一大衣挪到桌上。“坐吧，快坐吧。”

尹洁开始问起她的一母亲，大学的一同学和过去共同的一熟人，然后扯到政治、国际新闻、外国电影和刚出版的一小说。说下去，千万别停下来，她想。

女服务员走过来开票，打断了他们的一话题。她走后，他们突然沉默下来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尹洁觉得心里发慌，她垂下眼帘，望着桌上的一碗剩汤，里面几颗琥珀色的油珠围着汤勺打转。

“尹洁，”他悄声说。

“嗯？”

“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……那些年我太不懂感情了……”

“说这些干什么，现在不是挺好嘛，有这‘个可爱女儿’。”

他苦笑了一声。

“孩子‘妈’怎么没来？”尹洁问。

“我妈好久好久长时间没回家了，”嘉：抢先说。

“出啥啦？”

“她和爸：打架了。”

“行了，快把汤喝掉。”海林轻：拍了拍嘉：“脑袋。”

“怎么，离婚了？”

他摇头：“我们都舍不得这孩子。”

“妈：星期天回家看我，给我买好多好多糖。”嘉：用舌头舔着汤勺，歪着脑袋说。

长时间“沉默”。

“你生活得还好吧？”他终于问。

“好，”尹洁说。

“祝你幸福。”

“别说这些，没意思。”

“时间过得真快呵……”

“不，真慢。”

海林迅速地瞥了她一眼。“为什么？”

尹洁没有回答。

“你现在住在哪儿……噢，你还是记一下我的电话号码吧，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好吧。”

海林在小本上写下号码，扯下那页纸递给她。“我该走了……”

尹洁点着头。

“以后还能再见到吗？”她迟疑地问。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阿姨，再见！”嘉，挥了挥戴棉手套的小手。

门，摆动了几下，关上了。尹洁的手慢，捏拢，把那张纸片揉成一团。通向过去之门终于关上了，那就让它关上吧。在那扇门的后面是沉：夜色和无数纷杂的脚步，没有可以记忆的标志，没有……看来，她并非那么不幸。

大家都一样，彼此彼此，在这婚姻的重负下苟延残喘，也许不同^点是那些维系婚姻的链条：她和大志之间是房子；海林和他妻子之间是孩子；而那对貌似幸运的若两口之间，只不过是——一种形式，一种单调而僵死的^点形式而已。关键在于习惯，你习惯了，也就没^点“不走了，不会再感到痛苦了。可这恰^点：是麻木啊，麻木！饭菜端来了，尹洁帮^点了一眼女服务员漠然^点表情，心里感到很冷。难道这些年人们对于不幸，对于死亡的麻木还不够吗？难道这些年人和人^点之间^点的鸿^沟还少吗？难道热情只是用于谋私利、用于权术、用于仇恨吗？若天希，可她为什么^点要对海林撒谎呢？

在回家^点路上，在拥挤^点无轨电车上，她忽然想起了一件往事。她和海林刚认识不久，有一次他们去看晚场^点电影。散场后，他们好不容易挤上一辆公共汽车。车上挤得满满的^点，使他们的紧^点地贴在一起，连动也没法动。刷着半截红漆^点的顶灯在他们^点头上^点。周围人们^点一腔^点显得很奇怪，仿佛是壁画中的陪衬人物，彼此

相异而又雷同。海林灼热的一口气吹到她脸上，她羞怯地低下头。她不想说话，不想笑，只希望那辆公共汽车不要停下来，永远永远开下去……

到站了。尹洁走下车，碰见那位正在站牌下耐心等待的老先生。

“您好，”她打了声招呼。

老头微微地躬了躬腰。“刚下班？”

“嗯。您在等她？”

“今天车挤，已经是第四辆车了。”

“您每天都来接送？”

他扶了扶眼镜，淡笑一笑。“除了生病，还有隔离审查过八个月；哎，天灾人祸……”

“一共多久了？”

“三十二年，再有一年零七天，就整整三十二年喽。”

“是结婚？”

“对。”

尹洁感到震惊，使她震惊的倒不是这些话本身，而是老头那种难以描绘的表情，那是任

何不事人所没有的。

“您，您很幸福？”尹洁忍不住问。

老头噙着地笑起来：“你这话问得怪有意思，让我怎么说呢？”

“说实话，”尹洁望着说。

“古人有句老话，叫做‘外师造化，中得心源’，说它是作画。我看，做人也是这个道理。关键是在这儿，别让它干了，像口枯井……”老头拍了拍心口，说。

下辆东来了，老头迎了上去。不一会儿功夫，他挽着老伴从人群中挤出来，朝尹洁笑了笑，向前走去，消失在苍茫的暮色中。尹洁的眼睛湿润了，那一盏盏路灯扩散开来，连成朦胧的一片。

当她从一幢楼房底下走过的时候，听见了一组提琴的旋律。她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曲子，只知道它很柔和，很美，并将很久很久回荡在她的心里。